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技术与时间

2 迷失方向

[法] 贝尔纳·斯蒂格勒 著 赵和平 印 螺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技术与时间

2. 迷失方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技术与时间. 2, 迷失方向 / (法) 斯蒂格勒 (Stiegler, B.) 著;
赵和平, 印螺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2

(人文与社会译丛 / 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2. La désorientation

ISBN 978-7-5447-1199-9

I. ①技… II. ①斯… ②赵… ③印… III. ①文化人类学-研究-
法国 IV. ①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0688 号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2. La Désorientation de Bernard Stiegler

Copyright © 1996 by Editions Galilé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5-177号

书 名	技术与时间:2. 迷失方向
作 者	[法国] 贝尔纳·斯蒂格勒
译 者	赵和平 印 螺
责任编辑	江 蕾
原文出版	Galilée, 1996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5
插 页	2
字 数	234 千
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199-9
定 价	2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

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目 录

前言	001
第一章 拼写文字的时代	013
1. 拼写、确正与照相	013
2. 照片的确凿性衔接过去与现实	015
3. 作为照片的曾经在此的衔接	016
4. 历史与自爱	018
5. 可见的时钟、延迟的镜子和客观的忧伤	020
6. 不可名状	021
7. 精确性、不确凿性与相关差异	022
8. 《会面》，一切运动的不动的动力	023
9. 无人依托的过去的形象	027
10. 厄科与那喀索斯——不属于任何人的无人称属性	028
11. 潘朵拉，镀镜和矫形的无知功能	030
12. 存在的代价、思维的奔忙、基督学及结晶学	032

13. 西方的事故或补余的悖论	034
14. 技术的思维及与未来的关系	036
15. 确正与真理	038
16. 拼写的意向性	041
17. 确正,可重新活化与不可重新活化的条件	044
18. 拼写、共同体化及社会群体	046
19. 第三记忆,超越滞留有限性的不可能性条件及时间器具	049
20. 原始史时期的过渡	050
21. 天才与奇迹	051
22. 诞生、孕育与科学	055
23. 辅助记忆的必要性	059
24. 论背景	063
25. 拼写文字的准则与存在的历史	068
26. 当今	071
第二章 迷惑的生成	076
1. 滞留有限性及“什么”的动力	076
2. 种族进化、记忆载体及程序文字	081
3. 时代与程序	082
4. 作为二次中断重复的选择:文码、同一性及差异性	084
5. “什么是在思维中定向?”——在已经在此中定向	089
6. 程序与美学	094
7. 风格的标志与不确实性程序	096

- 8. 对时空的钟爱、技术趋势及节律 100
- 9. 速度、程序及节律 103
- 10. 居住环境、技术趋势和非共同体化 104
- 11. 从神话文字到确正文字,速度与思维 107
- 12. 新的偏差 109

第三章 记忆的工业化 113

- 1. 滞留有限性的工业综合 113
- 2. 信息系统 116
- 3. 信息网络 119
- 4. 网络、权力与知识 122
- 5. 信息与文字 124
- 6. 模拟—数字仪器 128
- 7. 事件化 131
- 8. “实时”、事件与历史 134
- 9. 实时与政治 140
- 10. 载体、复制、处理及存档 144
- 11. 非共同体化 148
- 12. 信息与知识 153
- 13. 速度、紧迫性及风险 157
- 14. 记忆与政治 163
- 15. 生物综合,做就是说 169
- 16. “认识”科学 185
- 17. 相关差异同一性的问题:谁编程什么? 203

第四章 时间物体和滞留有限性	215
1. 意向性、图像意识和“认识”有限性	215
2. 《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讲座》源于 《逻辑研究》	217
3. 时间物体的现象学分析和向内在时间意识 过渡的内在性的发现	226
4. 原初联想、助产术与爱比米修斯原则	229
5. 流体力学和流程动力学,声音个体化及 空间比喻	236
6. 过渡、漩涡与调转方向	240
7. 遗产	246
8. 图灵机器关联物的回声	249
9. 可见的时钟之时刻	251
10. 图像意识、记忆丧失及重新开始的自由	253
11. 重新建构、留声机这种模拟的时间物体 的指向和脚	255
12. 事件化,滞留切实的出错可能性	258
13. 脆弱与回溯,作为“我们”的“谁”的延迟 可能性	261
14. 流程的剪接	262
15. 历史、期待的回溯性及延迟的时间	265
16. 体验流的初级记忆与第二记忆的统一性 和非体验的第三记忆的曾经存在	266
17. 现象学的困境	267
18. 《几何学起源》之几何的爱比米修斯原则	270
19. 技术的相关差异	272

20. 程度工业的时间物体	277
中法概念性词汇对照表	281
中法人名对照表	285
译后记	288

前言

向阿尔及利亚长跑健将哈西芭·布麦尔卡(Hassiba Boulmerka)女士致敬。

两个世纪前,人们生和死都在同一张床上。他们在日后遗留给子孙的碗碟中吃着变化甚微的食物。岁月流逝,代代繁衍,自然、物品与人们的生活方式都一成不变。一切仿佛都是恒定的,变化只是例外,而且是空想。

就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形成了不同的阶层,人们在各自的阶层中憧憬着出现在十九世纪初的另一个世界。在这另一个世界里,恒定显然变成了例外,而变化却成了规律。这种逆转的主要成因是技术、技术学和技术科学。

众所周知,文明都是历史性的,也就是说非永恒的,且任何事物都是过程。我们是从科学思维中悟出了或觉得悟出了这个道理,而哲学界却是从有了辩证法起,尤其是从尼采开始,便已持这种观点。

然而这些科学道理和哲学思辩仍流于空洞,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基本是不攻自破的,因为新世界的创造(不久前尚被称为进步)目前不再被理所当然地看作是未来的希望;更有甚者,对世上大多数人(无论东

方人还是西方人)而言,它即便不是噩梦一场,也不是通途一径。至于创造新世界的主导者们,则是日渐一日地感到力不从心。这便是当前的迷失方向。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一书旨在揭示这种迷失方向的原初性。人类的历史是作为外延过程的技术的历史。在此过程中,技术的演化被种种趋势所主导,而人类社会则无休止地与这些趋势作较量。“技术体系”不断进化,同时淘汰构成社会凝聚力的“其他体系”。技术发展原本是一种破坏,而社会生成则重新适应这种技术生成。然而技术生成从结构上领先于社会生成(技术是发明,发明是创新),它在协调技术进化与社会传统间的关系时总会遇到阻力,因为技术变革依其幅度大小总会或多或少地动摇文化的基准。

如此说来,本是人的命运的技术似乎与“精神”、“文明”及“人类”相对立。人和技术被西蒙栋所说的转导关系(它构成一种各组成部分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关系)连在一起,不可分割。而这种关系是个“超稳定的平衡”,它承载着难以抵挡的压力,这个压力便是时间。技术的领先开启了真正时间的延伸性。

根据赫西奥德、埃斯库罗斯及普罗塔戈拉斯所讲述的普罗米修斯与爱比米修斯的神话,人是依赖于代具的存在且不具任何特长。把技术与文明相对立的人不能接受这种观点,他们亦不能接受时间性(作为在希冀和恐惧中的期待,*elpis*)来源于这一原初缺陷和这种原初迷津的观点。

他们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因为此观点有时的确不易被接受,也因为接受它需要有足够坚强的感官。他们不能接受这种观点的另一个原因是今天的迷失方向已登峰造极:我们目前从中得到的经验是绝无仅有的,几乎不可承受的,这需要有极坚强的感官。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接受这种观点又需要有极其敏感、超敏感的感官,甚至可能需要脱胎换骨。

原初的迷失方向历来产生于划分界限、标明东西南北的坐标中。迷

失方向中给出的东方与西方并不是单纯的地理“资料”，而是指迷失方向的特殊经验。这些坐标点显示方向并勾勒一切运动的动机只有通过世界的经验才能形成。经过长期观察，坐标系的建立是用来“调节”技术生成和社会生成的。在建立坐标系的过程中，迷失方向开启了这里与那里、公与私、世俗与神圣、生疏与熟悉之间的差异。调节可帮助定向，于是原初的迷失方向即便没有被隐匿，也是被矫正了。如果说迷失方向仍是一切运动的动机，如果说仍需要定向，那是因为没有方向。从不在场的他者出发，坐标系勾画出这么一幅图像（动机作为目标），找寻方向的人将自身投影于其中——东方便是这个幻象。

这个坐标系至今尚无法形成，因而带给我们真正的迷失方向的痛苦。这一切主要来源于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发展的速度。这个速度仍在不断加快，严重地加剧了技术体系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落差。于是商谈似乎不再可能，离异将成定局。

在这场危机中，媒体、“直播”和“实时”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我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一书中指出，工业革命构成的持续革新过程引发了种种新的必然性，正是为了面对这些新的必然性，信息系统建立起来并遍及全球，结果是通过我们眼见着发展合并起来的电报、电话、摄影、录音、电影、无线广播、电视和信息，世界记忆本身最终屈从于直接影响心理和群体层次的一体化与差异化——即个体化——过程的工业化。

记忆的工业化正是通过模拟和数字技术才得以彻底实现。这些技术随着程序工业中所有最新生物技术的发展而日趋完善。记忆的工业化发展意味着《论文字学》中所言的补余历史的终结。

雅克·德里达把“成为自我意识的生命”作为普通程序经济——其中正盛行的是程序工业——之特例来分析。一般意义上的生命是程序化的，而逃避（“人”的）死亡的生命则是“记忆解放”的过程。生物体自身的程序外延到一种人为的程序中，这就是原初补余性的生命形式。外延

之物恰恰在其外延过程中形成，而且在外延之前并不存在任何内在性——这便是“补余的逻辑”。“相关差异”是程序化过程的机制。在此过程中，程序不断地分化，使生命（作为进化和分化）以生命之外的其他方式得以延续。

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我重点阐述了补余始终是物质化的痕迹（哪怕像转瞬即逝的声音这样的物质），而不仅仅是一种有形实体。脱离其物质生成去分析这种有形实体未免太绝对了。补余的逻辑始终是有形物质相关差异的逻辑，即先于物质与形式之对立的逻辑。补余的逻辑从来都是补余的历史，也是可以使无机物有机化^①且影响构成其原初补余的生物体的技术—逻辑。只有从这个逻辑的历史中才能理解它。这个“逻辑”是一种动力，动力源是相关差异。

如果说从分子生物学角度看，有性别的生物是由原则上互不相通的后生成的体细胞记忆和遗传的生殖细胞记忆决定的（此观点迎合达尔文理论而否定拉马克学说），那么外延过程就是产生第三记忆——我称之为后种系生成——的生命历史的断裂。人类赖以生存的后种系生成的记忆是技术，它记录在死亡中。这是与“生命法则”的断裂。生命法则：由于体细胞和生殖细胞的互不相通，一个动物后生成的经验在它死亡时对这个物种来说便丢失了；然而在以生命之外的其他方式延续的生命中，生者的经验记录在工具（物体）中，因而既可传播又可积累，这便构成了遗产的可能性。

海德格尔把黑格尔和尼采提出的遗产概念引进了哲学范畴。胡塞尔将先验哲学定义为对意识的活的在场中的体验的分析。作为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正是在这一点上与现象学分道扬镳。在《存在与时间》的存在性分析中，此在没有经历但继承下来的过去是其原初时间性的（此在的存在所必不可少的）存在特征。问题不再是经历，而是没有经历

① 有机化的无机物是界定技术物体之物。

的过去的未来。“此在的过去”在它之前已经在此,但它只在此在需要存在时才能成为此在的过去,也就是说,此在可以把这个尚不是它的过去,但能够成为它的过去的过去变成它的过去。没有这个过去,这个此在便毫无意义。然而这个过去尚不是此在的过去,因为此在并没有经历过它。只要此在尚未把这个过去作为自己的未来变为自己的过去(继承下来),这个先于它的已经在此的过去便还不是它的过去。正如在这个过去中为这个此在保留的东西,也像遗产的结果一样有待于从这个过去的事件中,即通过此在且从其特性的事件中来临。

然而使通达这个已经在此成为可能的条件是:其外延必须保证已经在此的存留(这就构成了源于后种系生成的技术现象)。我断言,记录过去的载体的技术特性决定每一时期此在通达其过去的方式。

在《存在与时间》的第七十三至七十五节中,海德格尔曾询问应把他所说的世界历史性(Weltgeschichtlichkeit)放在什么地位。世界历史性只能被定义为在世性存在者的存在,因为这些存在者是逝者遗留下的过去之见证。逝者并不是单纯的“过去”,因为准确地说,这些纹迹仍旧维持着他们的某种在场,过去时代的生还的在场,媒介便是其物证。但踌躇再三之后,海德格尔剥夺了这些存在者的原始价值,因为他们不构成原初时间性,且存在性分析无需阐明他们的中断特性。抛开这些现象中不可避免的经验论成分,《存在与时间》在形而上学中仍属于先验论。

《存在与时间》首次从哲学上提出了我称之为“什么”的概念(即始终是技术的在世性存在者。不能将它简单地分析为在手之上[vorbandene],而应将其视为在手之下[zubandene]),但海德格尔没能拓展书中最激进的结论。尽管《存在与时间》声称与继续推崇在场的理论一刀两断,他还是从根本上沿袭了胡塞尔对时间的分析。

胡塞尔把在其持续流程中构成的物体定义为时间性物体,这个物体的流程与对它的意识之流程相吻合。他在此流程中分辨出一种初级

滞留。初级滞留属于物体的当即,也是物体的“刚刚过去的过去”,因而时间物体的当即原初就具有延伸性,即一种“大当即”^①。胡塞尔将这种初级滞留与第二滞留——即重新记忆或第二记忆——严格区分开来。他甚至排斥自己提出的图像意识,即意识未体验过的过去的纹迹,因为对他来说,体验才是唯一的原初范畴及构成性范畴,而图像意识恰恰不属于体验。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把世界历史性拒于原始范畴之外,这正重复了胡塞尔在《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讲座》中的做法。胡塞尔在此书中将图像意识(我称之为第三记忆、后种系生成的载体、对逝者过去的见证)从他所分析的时间物体(Zeit-objekt)^②的动力中彻底剔除了。

如果说海德格尔最终从构成性范畴中摒弃了第三记忆,那是因为没有经历的、可以成为自己过去的过去是此在终可逃避的可能性:它隐藏在被海德格尔一并视为计算的、世界历史性所归属的在时性中。然而过去的可能性是此在的未来,而这个未来归根到底又是此在的死亡。正如此在被抛向未来时超前走向终结的存在一样,死亡终归是完全不确定的,因而也是所有可能性的极限。这种不确定性原初就使此在迷失了方向,使其孤助无靠且缺乏触手可及的参照物。当然此在可以试着确定它,也就是说试着“计算”未来,欲“确定不确定性”。这样一来,它便“沉沦”到“非真实的时间性”中了。只有作为一切仪器度量之在时性基础的技术性才是确定性因素。正因如此,海德格尔最终把技术性与非真实性相提并论;更广义地说,也正因如此,他把世界历史(第三记忆)从存在

① 热拉尔·格拉内尔:《胡塞尔的时间与感知之涵义》,巴黎,Gallimard,1968年版。

② 《存在与时间》始终没有背离形而上学,它只不过是泰坦的爱比米修斯事后在存在的死亡学中遗忘的后果。爱比米修斯正是起源的原初缺陷的有过者及遗忘之神(他忘记了给人类一些特长)。他的哥哥普罗米修斯从赫菲斯托斯和雅典娜那里窃取了技术能力以试图弥补这一过失,从而用代具来填补人类的滞留有限性,即填补人类从爱比米修斯那里遗传下来的记忆的(也就是说本质的)缺陷。

性分析中排除出去了。

然而，我在本书中将揭示技术性如何开启不确定性，不仅因为它是作为起源的原初缺陷，即能够从中给出方向的原初的迷失方向，而且也因为不确定性中的方向只有在借助代具通达已经在此的经验中才能找到。

能超前、有意愿、有能力、有思想也有知识的存在者，我称其为“谁”。“谁”的补余——即他的代具——是他的“什么”。离开了“什么”，“谁”便毫无意义，因为在以生命之外的其他方式将生命延续（即分化）的外延过程中，它们之间是转导关系。“谁”并非“什么”，因为转导关系只能存在于不同的事物中。“什么”具有动力，它不能被纳入“谁”的动力中（补余的逻辑并不只适用于人类学），但又需要“谁”的动力作为超前的能力。然而“谁”的超前能力又以使他通达他未经历的过去的“什么”的已经在此为前提。“谁”与“什么”的转导关系之动力取决于“什么”的领先（因为“什么”已经在此，又因为“什么”的分化总是自然而然地领先于“谁”的分化，原因是“谁”始终处于完全受技术趋势主导的“什么”的体系中）。在这种转导关系中，有两种动力在较量：一种是生物—人类学的；另一种是技术的。“谁”的动力重复“什么”的动力，二者相互制约。在不同事物的转导式的较量中存在着共同个体化过程。

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我阐述了技术趋势的全部或部分实现会引发技术体系的变革，从而悬置构成社会的行为程序。这是一种客观的、起始会遭到社会体制抵制的中断（*époikhé*）形式。中断重复一经产生，调整就势在必行，这便是中断的全部实现。在此过程中，“谁”需要适应悬置的切实性，即适应程序不确定性的切实性。技术的发展是挣脱现行的程序，现行的程序则通过重复而引发新的程序。这个新的程序便是心理与群体层次上的个体化过程。

当前的迷失方向是无力实现中断重复的经验。它同速度、同争分夺秒所导致的记忆工业化、同为赢得速度而开发的技术之特性息息相关。